

一年來東南亞局勢的回顧與前瞻

羅石圃

一九七七年，是東南亞自由國家由外交左轉變為右迴旋的一年。這固然與「東協」國家加強經技與安全合作，增強了保衛自由的意志有關，而印支共產集團，內有反共烽烟遍起，外有相互的邊境戰爭，亦更增強了東南亞自由國家的反共信念，但自北平聲稱願為泰高衝突調人後，越寮共即搶先與泰國改善關係。此種中共與蘇俄對「東協」策略的改變，深具陰謀，其影響如何，從一年來的回顧便可窺知梗概。

一 促成「東協」加強團結的背景

一九七五年，高棉與南越相繼被共軍所席捲，接着寮共也兵不血刃即奪得了永珍政權，其所形成的赤浪橫流，已使東南亞地區自由各國人心震撼，不僅共黨叛亂迅即升高擴大，而左翼學生所興起的暴亂狂瀾，加上野心政客不惜為共黨張目，對學生所要求的外交左轉，更予以推波助瀾。以致自由各國當軸，在此種壓力下，多認為推遠美國及自由盟邦，并轉向共產集團靠攏，即為換取苟安的當務之急，例如菲、泰兩國除處處迎合印支共產政權的意旨而外，並次第與中共建交，幻想借北平之助，使來自印支的赤浪衝擊得以緩和。

至一九七六年，河內繼樹立其永珍的傀儡政權後，又將「南解」政權合併，使胡志明構想的赤色印支聯邦，祇餘金邊尚未納入河內統一的範圍，不過也祇是時間問題而已。因而更造成了東南亞自由國家患有恐共病者，滿以為河內既擁有美國遺留下的五十多億美元的強大軍事裝備，再加上印支赤色聯邦組成後的廣土眾民，倘揮軍南侵，勢將如虎添翼，益加勢不可當。由悲觀所形成的姑息氣氛，使共黨更加猖狂無忌，但也促成了各國當局，了然於為了保衛自由，祇有自助互助，寄望于以外外交左轉換取國家區域安全，適足以助長內部共黨的顛覆叛亂。

經過多年倡議迄無法召開的「東協」高峯會議，卒能于前（一九七六）年二月在印尼召開，便說明了從印支變色後，東南亞自由國家無法以外交手段求得國家安全，在人為刀俎的情勢下，不得不反求諸己，轉而謀求加強經技與安全合作。馬可仕與李光耀都已指出：東南亞在可預見的將來，發生共產國際公然武裝侵略，幾乎無此可能。但國內經濟不景所造成的大量失業流亡，其所助長的國內共黨顛覆叛亂擴大升高，以致引起外來的干預，才是東南亞自由國家真正的危機^①。所以「東協」成員國如何謀求進一步的

註①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六、元、廿九、二版。

經技合作？俾由繁榮達成國家與區域安全，此即當前最主要的課題。

「東協」首屆高峯會議雖曾于前年二月在印尼召開，且已決定了走向自由貿易區的道路——將關稅壁壘逐步消除，惟以五國背景不同，對削減關稅難免利害衝突，所以如何實施？殊非易事，但到跨入了一九七七年，便已看到了區域經貿合作構想的逐步實現。如同年二月，五國締結了優惠貿易安排的基本協議，規定採取簽訂長期合同，提供低利貸款以及擴大關稅特惠等措施，來擴大彼此之間的貿易。接着又達成了七十一種商品互減關稅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卅的協議。

三月間，「東協」第二屆經長會議，決定五國聯合在非建設磷酸鹽廠，在新建立柴油引擎廠，在馬、印分別建尿素廠，在泰建純碱廠，用以發展五國的化肥和農機。其後一面從事具體規劃；一面又獲得了日本概允給予經技支援。更重要的，是他們運用了「東協」團結合作的聲勢，已在國際上獲得了其他各國的另眼相看，也爭取到了不少權益，如上（一九七七）年二月，馬、泰、印聯合玻利維亞等四主要錫生產國舉行會議，共同要求國際「錫協」定期調整錫價，六月又在聯合國橡膠籌備會議席上，團結橡膠生產國，提出了穩定膠價的建議與措施^②。

由于有了這些成就，所以「東協」二屆高峯會議得以在上年八月召開于吉隆坡。而日本首相福田及澳、紐總理亦應邀而來，于「東協」高峯會議後再開八國首長會議。日、澳、紐領袖對「東協」所提出的經技支援與貿易優惠等要求，大體上都得到了相當滿意的承諾，他如西歐共市、美國與加拿大等，也都應允給予經技支援^③。這些成就，對「東協」國家而言，雖然不過是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起步，但由此所展現的東南亞團結合作，保障自由的曙光，就民心士氣的振奮而言，則無異是精神上禦共的堤防。可見一九七七年，已使東南亞自由國家的團結合作步入了新的里程。

二 「東協」的安全部署與一年來的成就

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設立于曼谷的「東南亞公約組織」開始撤消，亦即表示美國及西方盟邦不再為東南亞協防，將使此一地區形成防務真空。這對「東協」國家——尤其是首當印支紅流衝擊的泰國，難免人心震恐，并使共黨及其左派勢力，益加囂張。然而在此一期間，東南亞各自由國家，均能履險如夷，轉危為安，並未觸發紅潮泛濫的局勢，這都不能不歸功于「東協」加強團結所發揮的安定力量。

誠然，「東協」曾一再強調斷不涉及區域聯防，僅以經技合作為目標。但此項強調，並不等于捨棄了區域安全合作。正如印尼總統蘇哈托在首屆峯會開幕致詞中所指出的：五國領袖相聚一堂，在面對印支變色後所形成的赤浪橫流，人為刀俎情勢下，如果大

註② 「東盟擴大區域經濟合作」、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七、八、一、三版。

註③ 「東協」二屆高峯會議後的新里程」、本刊、十六卷、十二期、拙著。

家忽略了區域與國家安全問題，則此次峯會的討論便不切實際^④，由此可見安全合作，正是「東協」的根本課題，不過爲了避免共產國家的借題發揮，「東協」對這方面的決議，都儘可能加以保密，如二屆峯會中的祕密會議所討論的，也顯然是安全合作問題。

再從「東協」五成員國之間的雙邊剿共聯防，以及兩屆高峯會議所發表的公報中，我們也可以窺見關於安全方面合作的特別部署。如泰馬剿共聯防、印馬邊境聯防，以及新馬保安合作等，均爲實例。而印菲海上巡邏的雙邊聯合，由二屆高峯會議馬可仕即席宣佈菲律賓放棄索討砂巴後，即已擴大爲印、菲、馬三邊海上聯合緝私巡邏。他如五國共同加強邊境防衛措施、交換情報資料、經驗及訓練設施等，兩屆高峯會議均有充份合作的決定。

雖然這些以雙邊代替多邊的聯防與安全合作，並非從近年來開始，但到一九七七年才有進一步的擴大與加強。由於邊界的爭端與民族、宗教等衝突，一直成爲共黨在東南亞挑撥利用的主題。如早已成爲馬共巢穴的泰馬毗鄰山區，其所以經過兩國多年的聯合進剿而愈益猖獗，便是由於邊界不明以及大馬政客對泰南四府馬裔回民分離運動的暗中支援，以致泰人誤信共黨宣傳，認爲由與馬人勢不兩立的華人馬共盤據交界的森林，即可隔絕馬人對泰南回民分離運動援助的道路；且進而受到共黨煽動，以羣衆暴動驅逐依據聯防協定而越界剿共的馬軍，幾使聯防進剿行動中止。但自一九七七年一月以來，泰馬雙方重訂協定，在三度聯合清剿行動中，已使馬泰共受創深重，而馬裔回民叛亂也備受打擊，且劃界工作亦大有進展^⑤。

印尼的砂里曼丹與大馬砂勝越壤地相連，印馬共所盤據的山區正便于它們首尾相應。兩國聯合進剿之所以未能奏功，乃因菲、馬砂巴之爭；同時，砂巴爲便于支援菲南回民獨立叛亂，并使擁有砂巴主權的蘇祿羣島脫離馬尼拉，遂撤消了菲馬緝私合作，以致此一海域門戶洞開，爲北平運輸補給裝備及人員的私梟船舶，得以出入無禁，使菲、印、馬共都可獲得由此而來的國際支援。但自一九七七年八月馬可仕在東協高峯會議中，宣佈菲方不再索討砂巴後，印、馬、菲三邊海上聯合巡邏即隨之開始，菲南海域已重新建立了堤防，這對三國剿共都有極大的貢獻。^⑥

三 新馬保安合作的成果空前

以顛覆叛亂奪取馬、新政權爲目標的馬共，一向都是打着「民族解放」的大旗，一方面嗾使華人向馬人爭取政治地位平等，以便解除在政治上所遭的壓迫，另一方面則對馬人強調他們的貧窮，乃由於受到了華人的剝削，因而煽動彼等須以剷除「剝削階級」才能求得經濟地位平等。新、馬由政治分家到貨幣分家以至不惜互相傷害，造成親痛仇快，多半由於共黨份子此種挑撥離間策略的

註④ 『「東協」高峯會議經緯』、本刊、十五卷、六期、拙著。

註⑤ 「泰馬剿共聯防的回顧與展望」、本刊、十六卷、六期、拙著。

註⑥ 同註③。

成功。雖然雙方早已訂有「保安合作協定」，無奈馬方總以為馬共份子都是華人，對挑撥馬人反華者，往往視為馬來人的民族鬥士，且被當政者倚為心腹。

惟自一九七七年新政府破獲共黨地下組織，在所逮捕的滲透份子中，具有大馬公民身份的，都全部移送吉隆坡審訊。從而使馬方在彼等的口供與文件中，發掘出了馬族高級知識份子——「新海峽時報」執行總編輯沙末·伊斯邁、馬文「每日新聞」編輯胡申·札希丁，及前助編阿羅米瑪，他們都供認早已加入共黨組織不諱，並稱所負的任務，為向馬來族人宣揚共產主義，俾他們相信共黨的鬥爭，正在為貧苦的馬來人打出一條光明道路，從而使他們心目中認定共黨不是敵人而是朋友，當時機來臨，準備接受共黨的幫助，進而參加它所發動的戰鬥。且有馬來民族及文化先鋒之稱的沙末，在被捕之前，尚獲得馬政府所頒給的文學獎金，及其自供「巫統」領袖之中，常常有人邀他討論政治及文化上的諸般問題，便不難想見他在大馬所受到的重視。

更重要的，是由此牽出了滲透大馬黨政高階層的共黨份子六人，包括：「巫統」中委及大馬內閣閣員兼科學部副部長阿都拉阿末、勞工部副部長阿都拉瑪節、「馬華公會」執行秘書長陳見辛、「民主行動黨」國會議員陳慶佳，及該黨全國財政助理陳國杰、「馬來亞人民社會黨」中委卡欣阿末等。這批華、馬兩族的黨政要員，都已供認早就參加了共黨。雖然在表面上他們無不是強調民族利益，或為華人要求政治地位平等；或為馬人主張剷除剝削階級——奪回由華人掌握的經濟權，但在實際上都是為共黨執行挑撥民族感情，及煽動新、馬兩國互相傷害的統戰工作。

此外又由新方破獲了拉曼（G. Raman）所領導的共黨小組，其成員包括了馬、華兩族高級知識份子，並分佈于新、馬兩地，及由新加坡在野的「人民陣線」秘書長梁文貴供出：共黨所給予他們的職責，除支援馬共武裝而外，乃以挑撥新、馬兩國領袖感情，及互相支助對方在野黨在大選時奪取政權為工作重心。對於新加坡，並以破壞李光耀聲譽及造成大馬領袖對他的懷疑為主要目標。由于這批滲透份子有不少人在吉隆坡被捕，大馬所獲得的口供證據與新方對照，幾乎都是眾口一詞。這便使「巫統」領袖們幡然憬悟到過去對新方的誤解，以及馬人要求他們給予華人的壓力，都是受到共黨的幕後策動，而不自知。^⑦

從大馬內長加斯里所指出的：「馬共並無勢力，但它從我們的弱點中可以取得力量」^⑧，即不難看出馬方已瞭然于馬共在新、馬所利用的弱點，即民族、宗教等的歧異和政治、經濟利益的不同，正便于它製造糾紛以至流血衝突。再由新加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吳慶瑞所稱：對抗共黨顛覆叛亂，不必對武力過於重視，亦不難推知新、馬雙方領袖，在一九七七年所破獲的共黨滲透組織中，已揭穿了共黨陰謀的底蘊，獲得了空前的成果，影響所及，勢必更加強雙方的保安合作。

註⑦ 「新、馬面臨共黨滲透危機」、本刊、十六卷、八期、拙著。

註⑧ 「南洋商報」、一九七六、九、二、五版。

四 河內永珍的內憂外患

「東協」國家對上年七月「東約組織」解體並未感到危機震撼的因素：除此一區域組織已興起經技合作高潮，及實際上先作好了區域安全部署而外，便是共黨統治下印支三邦的內憂外患，尤其是三邦邊境的互相攻擊，與內部的反共抗暴武裝。從上年開始所燃起的烽烟，不但與日俱增，且已由暗鬥化為明爭，彼此都不再企圖掩人耳目。這些情況，在一水相隔的泰國，經常可以收到轟動聲喧。

河內在表面上雖已合併了南越，使「南解」政權再沒有獨立之名，但其結果，不僅促成了南越反共抗暴武裝益加擴大升高，且使南解及其附庸黨派份子，對反北越勢力亦大表同情，從難民口中及西方記者所獲得的資料，都已指出：南越反抗勢力，分佈在湄公河三角洲及中部高原山區，其成員不僅包括了前政府官兵，及高台、和合教徒、山地民族，連以往反對西貢政府的佛教與天主教左派，亦和他們攜手並肩，這從一向以親共著稱的釋智廣被捕，及西貢天主教神甫以其教堂作為反共游擊隊對共軍作戰的堡壘，便不難窺知南越人的反共、反北越乃人同此心。^⑨

因此，黎笋曾在黨代表大會上慨嘆：「有些黨員從事不可告人的活動，應將他們驅逐出黨……：搞分裂和宗派的人，我們必須消除」，據「路透社」的剖析，這段話的意義是：（一）表明了南北越資深黨員的分歧，隨南北越統一，已使「南解」及其外圍「解放陣線」頓然失勢，遂形成了對河內的離心，甚至暗通反北越陣營；（二）由蘇俄的勢力大量鏗入，以致黨內親北平派大為不滿^⑩。這便不難看出河內所面臨的叛亂，不單是反共抗暴勢力已經無分宗教、地域、民族而形成了大聯合，連越共黨內的高幹，也興起了反對河內親俄的暗潮，且已有了與反共勢力合流的跡象，如果再從毛澤東對河內領袖的警告：「假如越南反帝不反修，將有第二次革命」，更可看出越共陣營中反對河內親俄的勢力，乃由北平暗中促成。

再就寮共言，在其統治下亦已燃起了四面烽煙。苗族武裝與寮南保皇派等反共勢力於大結合之後，更得到寮共武裝的紛紛加入——連共軍的寮南軍區司令保年上校亦率部參加，在反抗「河內卵翼的永珍傀儡政權」，及驅逐蘇俄侵略者的號召下，已使寮共眾叛親離。蘇俄使館及俄越在寮人員，經常遭到襲擊。寮共原由北平與河內合夥哺育而成，且由豐沙里沿「滇寮公路」所經的寮北，一直為聽命於北平的寮共波發部所割據，對經由河內卵翼的寮共中央，始終是若即若離。至越棉淪陷前後，作為寮共外圍的「愛國陣線」，並立即靠攏北平。河內雖不惜觸怒中共而斷然樹立了它在永珍的傀儡政權，但寮共內部的反叛勢力，依然存在，且獲得北平的幕後支持。^⑪

註⑨ 「赤色越南的內憂外患」、「幼獅月刊」、四十五卷、四期、拙著。

註⑩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六、十二、十九、三版。

註⑪ 「寮共政權面臨的動亂」、本刊、十六卷、七期、拙著。

一九七七年七月，越南包括黎笋、范文同、范鴻及副國防部長朱輝曼的代表團訪寮，簽訂了「邊界協定」，及「友好合作條約」^②，顯然在加強籠絡及安撫寮共領導階層，接着越南正規部隊大批開入寮國，加入平亂戰爭，雖然控制了川壩，并使佔踞了寮越交通樞紐的苗族反共武裝，遭到了滅絕性的攻擊，不得不放棄其基地；但越南部隊的入寮參戰，及蘇俄的軍經技術援助和人員蜂湧而來，適足以加強廣大寮人反俄以及反北越所樹立的永珍傀儡政權的意志。何況在臥榻之側的中共就近推波助瀾，更使河內對此鄰邦，深感鷄肋之苦。

五 棉越邊境戰火的來由

河內雖已使既窮而又叛亂風起的寮國成爲其附庸，實際上是增加了其本身的負擔，在南越哀鴻遍地，烽火連天及越共內訌的情況下，本已自身難保，又安有餘力顧及鄰邦，但由于中共虎視眈眈，如果聽任永珍倒向北平，則南越的反叛勢力可以從寮國取得來自雲南的支援，且中共獨佔寮國之後勢必向東南亞輸出戰爭造成各國共黨武裝都一面倒向北平，其結果不但將使北越困於四面包圍之中，且將使蘇俄的援助亦鞭長莫及，所以河內又不能不以寮國爲其防阻中共勢力南伸的屏藩。

但在另一方面，唯北平馬首是瞻的棉共，不僅不願作爲河內的附庸，且在棉越邊境不惜掀起武裝戰爭，從一九七七年五月棉共出兵攻入南越的河仙、朱篤兩市開始，此一越棉界線不明地區的戰局，便日益擴大升高。據經此一戰區逃出的高棉難民透露：雙方所出動的兵力均有四至五千人，並都使用了飛機、大砲及坦克。越南武元甲、文進勇等先後視察此一戰地，並要求官兵，必須擊敗來犯的敵人；金邊電台亦經常有此類似的宣傳；瑞典記者團更曾由越南官方安排參觀此一越棉邊境戰地，顯示雙方對此一邊境之戰，已經都不諱言。

河仙和朱篤，都是「合和教」徒反共武裝的基地，亦即北越部隊無法控制的毒瘤地區之一——湄公河三角洲、棉共在此與越共軍作戰，便無異對越南叛軍從事支援，至于雙方是否有所默契？雖然不得而知，但從北平與金邊都不願見到河內在蘇俄支持下將南越統一的立場，但令人不能不有此懷疑，不過越南袒護高棉反共難民，聽任他們移居越境，或過境逃亡，已由經過南越逃入泰境的高棉難民口中獲得證實，這又說明了越棉共的戰爭，並不僅是爲了疆界之爭，而是到了互搞顛覆而不擇手段的地步。

誠然，棉共由于深恐高棉淪爲河內的附庸，所以唯有倒向北平以牽制河內，同樣的，河內正是爲了企圖擺脫中共的控制，亦祇有偏向蘇俄。所以在一九七七年日益暴露的印支赤色政權的互鬥，以及三國內部的共黨分歧份子不惜與反共勢力合流，且得到了外國共黨政權的支助，都是中共與蘇俄勢不兩立互相鬥爭的延伸。上年一月，北越駐萊州部隊會與中共駐滇邊防軍發生武裝衝突，據稱此乃由于中共軍追擊「四人幫」餘黨所引起，顯示越共部隊掩護他們逃亡，才會演成戰爭。這便說明了親俄的河內政權，也和親

註②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七、七、十九、二版。

北平的棉共一樣，都在互伸黑手支援敵人的敵人^⑬。

印支三邦赤化後，已無法實現胡志明組成印支赤色聯邦的夢想，在一九七七年所出現的情勢日益顯明。此不僅鼓勵了「東協」國家以加強團結合作即可保衛自由的信心，且由于不斷湧出的難民對共黨暴政的控訴，更堅定了人民的反共決心。高棉既已有百萬人頭落地，南越亦有三萬人引火自焚，加上在泰國邊境所聽到的寮棉鑿鼓聲喧，以致一向相信共黨宣傳，誤認「解放」後即可變成天堂的人，均已如夢初醒，了然于自由之可貴。無怪泰國北部的寮、棉裔泰人，先前多為其祖國共黨所利用，至一九七七年都已改變態度，爭相加入政府所組織的反共自衛團，並自動支援其祖國反共武裝。

六 為泰國阻敵于國境外的寮棉自由勢力

東南亞形勢，自印支三邦變色後，即形成了自由與集權兩集團的對峙，前者以「東協」為主體；後者以河內為中心——大有組成印支赤色聯邦的可能。由軍人與非武裝緬共聯合組成「社會主義路線黨」而實行一黨專政的緬甸，一向被稱為「小鐵幕」國家，在此對峙的兩集團之間，原頗有再左轉甚至造成仰光政權全部變赤的趨向。從一九七五至七六年的一段期間，「東協」五國面臨左翼學生所興起的暴亂，其狂瀾一波比一波更加洶湧，加上親共的報刊與別有用心政客左傾言論，從中推波助瀾，更使共黨所策動的羣衆戰，和它迅速擴大升高的武裝叛亂，旗鼓相應。各國政府在此種壓力下，不得不企圖以外交左轉換取苟安，以致當時的此一區域，大有全部沉淪于紅流的危機。

但步入了一九七七年，局勢便已改觀。首先是泛濫的學潮狂瀾已被遏阻，共黨的武裝叛亂，也在各國進剿或聯合圍剿下，退回山區。如非共武裝的紛紛繳械投誠，泰馬邊區共黨武裝經過兩國三度聯合進剿後，已不得不退守其原始森林中的老巢，都顯示共黨勢力已由高潮而轉至低落。更值得重視的，是先前來自印支的一片「解放」泰國東北部的呼聲。前年十月曼谷政變，曾迫使泰國大批左翼學生逃入寮、棉，經過國際共黨予以組織訓練後，一般都認為這便是泰共叛亂的生力軍，也是國際共黨企圖赤化泰國東北部的代理人，并且斷定曼谷政府將難以應付此一靠近印支地區的共黨叛亂。但在事實上，泰國在一九七七年剿共戰局，多以南部為主要戰場，東北部的泰共，反而很少發動攻勢。雖然此一邊境會有不斷的烽火，但都是由寮、棉共直接出兵越界挑釁所造成，此即說明了泰共尚沒有代理其國外主人和政府作戰的力量，揆其原因，顯然是出于寮、棉鄰接泰邊的地區，均已被各該國反共抗暴武裝所控制，而居住于泰邊的寮、棉裔泰人，又都同情其祖國反共義軍而予以協助，泰國邊防軍警亦以他們有阻斷泰共取得國外支援的作用，也未始不在可能範圍內給予出入的自由。所以寮、棉共在其邊境沒有支援泰共擴大叛亂基地的情況下，便祇得甘冒侵略的大不韙而攻略泰邊。

註⑬ 同註⑨。

如果我們不否認英雄用武，必須先行造成勝利的形勢，以高昂的民心士氣和必勝的信念，迫使敵方未經接戰即先已自亂陣營。共產國際便是藉此向自由國家輸入所謂「解放」戰火，其實自由國家更可藉反極權奴役的壓倒聲勢，向鐵幕內輸入自由戰爭，回顧一九七七年東南亞，其所以能夠轉危為安，則寮、棉邊境爭自由、反奴役的武裝鬥爭，功不可沒，而「東協」國家的加強團結，擴大經技合作，從事反共聯防，更為決定性的因素。此外，印支共黨政權在北平與克宮互爭雄長的情勢下，業已使黨內分離離析，而黨外叛亂頻仍，且三國之間又復水火不容，終致演成刀兵相見，自亦有助於一九七七年東南亞局面的好轉。

七 結論

我們認為泰國軍方所堅持的「阻敵人于國境外」的禦共戰略思想，是相當正確的，雖然在印支協防的美軍早已撤退，但造成反共形勢高漲，藉以鼓勵鐵幕內人民爭取自由，使共黨政權自顧不暇，這比美軍協防尤為重要。不過共產政權陰謀詭計一向是隨機應變，經常會將低潮轉變為高潮，尤其是「和平共處」的笑裏藏刀，比其怒目橫矛出兵威脅更為可怕，北平對「東協」國家最近所採取的便是此種策略。

從上年泰國軍人再改變前後，北平一再聲稱它支持「東協」建立和平中立區的概念，及自告奮勇，表示願為泰、棉衝突做調人，並邀請泰國新閣揆克良薩將軍訪問大陸，其陰謀所在，乃是針對棉邊的棉人反共武裝，因為泰方如果能够予以嚴密封鎖，即可讓棉共軍予以肅清。使它在棉邊得以建立支援泰馬共叛亂的基地，以便夥同棉共向東南亞輸出戰爭，由于北平和河內合夥在寮邊所建的輸出戰爭口岸，自越寮倒向蘇俄後，業已失去作用，其分佈在各國的造反夥伴，都有琵琶別抱之可能，所以祇有在棉邊重建基地，始可與俄越爭鋒，這便必須先使泰國進入其和平陷阱。

其次，寮、越在棉泰尚未化干戈為玉帛之際，便已先與曼谷改善關係，這表示出克宮對「東協」國家的微笑攻勢，已比北平捷足先登。此舉旨在換取泰國的合作，以便肅清寮泰邊境的叛軍，使原在該地的輸出戰爭的口岸得以重開，可見「東協」國家在一致表示歡迎泰國與印支三邦重建友好關係聲中，正是東南亞局勢重現危機的先兆，關鍵在于泰國新政府能否本着「阻敵人于國境之外」的禦共戰略原則，斷不自折在寮、高境內的防共屏障，如果泰國不能守住「東協」的球門，則東南亞已經向右迴旋的形勢，又將變成紅潮泛濫。